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7季

一把青菜的春天

耿艳菊

抠门的老父亲

石永利

季节的变换很微妙,又活脱脱蹦跳着热烈的生活气息。给乡下的亲戚打电话,聊起家常,说收拾下菜园子,翻翻土,要种菜喽。轻快的语言里有春风拂面的喜悦。

隐居山林的人晒出一堆蔬菜种子、花种子,还秧了一片蔬菜嫩苗苗。嫩苗苗上方的小世界很小很小,是用几根木棍支着,蒙着一层透明的塑料膜,却有无限春意。人隐居心却春风浩荡,要把眼前的园地种成红红绿绿的热闹。性情孤高,而热爱生活的心却是和泥土一样朴实入世。“微雨众卉新,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,耕种从此起。”“烟暖土膏农事动,一犁新雨破春耕。”千年的烟雨,流逝的岁月,这些唐宋的诗句里有着令人低回的亲切的生活气和朴实的欢喜,更饱含着清新明媚的希望。年年读,年年感动。

今年的春天居家,好多天不下楼,在等待和期盼里忐忑不安。春意却不知觉悄然而至。家人从菜市带回一把青菜,茎粗而实心,叶厚而青碧,我们一时都叫不出它的名字来。清洗时发现有两棵顶上密密地挤着小花苞,一个小花苞已开着明黄的花。呀!这是油菜花!我立即断定。小心翼翼地把这两棵挑出来,养在清水瓶里,瞅着它俩,仿佛看到了油菜花开“花如海”的盛况。剩下的清洗,下锅翻炒,在苦闷的日

子里品尝到了春天的味道。

春意就是这样有趣调皮,它悄悄地藏在一把青菜里,豁朗一下给人一个莫大的惊喜。如此柴米油盐的俗气生活景象倒是美得宛若那句诗“笑响点亮了四面风”,空气里都是喜悦,让庸常的俗世有几分淡淡的甘甜,有耐人回味的地方。

在我清水瓶里养油菜花的时候,万千人海,迢迢山河,看到有人也在为春天的一点点花开而惊喜。她把路边的几棵萝卜花油菜花用写过字的宣纸包裹起来,半旧的绸丝带系好,放在书桌上当春天里的案头清供,真是雅致极了。慧心巧手,不禁暗暗佩服她的这份情趣。

书香墨香里并不一定得名花相配,而像萝卜花油菜花这样满身都是烟火气的更有意思。萝卜花油菜花的朴实的接地气的性子,既有花开的明媚悦目,又有一种朴实的泥土的气质,既出世,又入世。

这大概就是生活的可爱之处了,像春天给人无限希望一样,这些小小的可爱如花一样芳香着粗砺的岁月。人总是在烦恼里打滚,而日子赶着日子,终会把烦恼赶走。光阴向前,四季轮回,总有春暖花开的时候。

好好热爱周而复始的日出日落和俗气的当下,持守一份浪漫的心境,慢慢欣赏明媚春光花如海。

父亲今年七十岁了,按说人活到这把年纪,应该看淡、看开了许多,不为世俗名利所累。可父亲钱心贼重,日子过得拮据紧巴。一个月拿着几千块钱的退休金,明明是奔小康的节奏,却非要维系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水准。我不懂他,我实在不懂他!

父亲有一件穿了十几年的白色背心,背心的前面、后面大洞套着小洞;父亲还有一条穿了很久的练功裤,缝满了大大小小的补丁。他经常穿着这身行头在屋里走来走去,我实在看不下去,劝说父亲给丢了吧,让人看见说闲话。父亲不以为然地说,我在家中穿,又不出门晃荡,外人看不见,有啥可埋汰的!

天气晴好,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阳台上,一手拿着针线,一手拎着袜子,将裁好的布料贴在磨烂的地方,从脚尖缝到脚跟,一双袜子补得面目全非。拉开父亲床前的抽屉,竟找不到一双完好的袜子。我不解地问父亲,买的新袜子放在哪了?父亲说,新袜子收起来了,旧袜子补好还能穿,不能浪费了。

每周,父亲都会坐上公交车到离家很远的超市采购鸡蛋、果蔬、米面等生活用品,然后沉甸甸地拎回家。我说家门口就有卖的,干嘛跑那么远去买,消耗时间和体力。父亲解释,那家超市经常做促销活动,东西便宜很多。这人呀,吃不穷、喝不穷,算计不到一世穷。

日常生活中,父亲还有许多的抠门行为让我无法忍受。比如,一瓶“大宝”日霜用了大半年;洗脸的水用来擦桌子,擦桌子的水用来浇花;晚上八点左右上床睡觉,减少用电用水时间;别人丢弃的不锈钢架子,父亲捡回来,修修打打用来放置花盆;每次带父亲出门旅游,他总是自带干粮。

和茶水;用“老干妈”的空瓶子当水杯用……

为此,我没少批评过父亲,也经常塞零花钱给他,让他吃好喝好,别苛刻自己。可父亲依然如故,将抠门进行到底。

这样抠门的老父亲,却在我买房时赞助了几万块,在我买车时掏出了几万块,经常花上百元买我爱吃的精品水果,每次见到外孙女都会塞上几百块。

父亲对待自己,每一分钱都算计着过;父亲对待亲人,一百元当作十元花。他对自己抠,是为了成全对我们的慷慨大方!

父亲经历过饥饿、贫穷,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、衣不蔽体的苦日子,深深影响了他。他努力、实干,没日没夜的劳作,是为了把苦日子过成甜日子。可即便已然是甘甜的日子,父亲仍改不掉节衣缩食、精打细算的生活习惯。这是那个时代打在他身上的烙印!

现在,我不再对父亲的抠门耿耿于怀,让他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,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。而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父亲的一份孝心。经常陪他出去走走,经常听他絮絮叨叨,经常给他理理头发,经常给他买衣服鞋帽,买他爱吃的小零食。虽然父亲嘴上埋怨着我乱花钱,下次别再买了,但一转身看到那些老熟人,他便会显摆地说,这是俺闺女买的,颜色、样式不错吧!

父亲希望我们过得好,我们也希望父亲过得好,因为我们是彼此最深爱、最挂念的人。幸运的是,我们都赶上了最好的新时代,丰衣足食、精神愉悦、幸福美好,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望。

父亲,好日子,就让我们一起过!



最美的春消息

史春培

那年,一开春,女儿就嚷着嗓子疼,领她到医院检查,又没有啥毛病,吃了些消炎药,仍然没有缓解的迹象,我和老公一筹莫展,不知如何是好。

母亲把女儿抱过去,让她张嘴吐出舌头,仔细看过后,安慰我和老公说:“没事,春天孩子容易上火,过段时间就好了。”说完,便去仓房心急火燎地翻找着什么,老公说:“咱妈可真是的,平时把女儿看得都眼珠子似的,今天咋漠不关心了呢?”我瞪了他一眼:“咱妈又不是华佗转世,你想让她做点啥?”

过了一会儿,我看母亲胳膊肘挎着个多年不用的柳条筐,手里拎着挖菜刀向远方的田野走去。心里很纳闷,母亲今天这是怎么了呢?

袅袅炊烟在村庄上空摇曳萦绕的时候,母亲兴奋得像个孩子,披着满身夕阳回来了。胳膊肘挎着满满一筐的婆婆丁(蒲公英)。我问母亲这是干嘛,她顾不得休息,把一筐的菜放在地上,又从橱柜上拿过一个饭盆,把它放在水龙头底下边接水边向我炫耀她的成绩:“看看我一下午挖了这么多婆婆丁!这就把叶子摘下来,洗干净了,熬水喝,用不上一周,孙女的嗓子准好!”我埋怨她:“现在药店里什么药没有,哪种药不比这婆婆丁管用?”母亲涨红了脸,争辩道:“你不懂,小孩儿闹嗓子是有火,喝点婆婆丁水就好了,你小时候嗓子疼哪次不是喝婆婆丁水治好的?”我怕伤了她的好意,不再争辩。

儿时的记忆里,当野菜开始疯狂生长时,母亲就带着我,挎着柳条筐,拿着挖菜刀走向山坡,走向田野,去挖嫩嫩的婆婆丁和曲麻菜,还有一种被民谚戏称为“大脑瓜,小细脖,人家吃饭它干活”的“小根蒜”。这些绿色的食材佐以浓香四溢的大酱,着实给当年苍白的饭桌增添了味道,可我似乎忘却了婆婆丁还能祛火治病。

淡黄的婆婆丁水熬好时,母亲在里面放了冰糖,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说:“婆婆丁是个好东西,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,还能消痛散结,哪块伤着了,一敷就好。回头我多挖点,把叶子晒干,留着用,把根埋在园子的墙角下,让它慢慢长,等到结籽了,就经营好,留着来年种。”母亲的婆婆丁汤果真发挥了大作用,女儿的嗓子竟然慢慢好了!

此后的每年春天,我家菜园的东北角总会先绿起来。我知道,那是母亲种下的婆婆丁开始伸芽展叶了,我更知道,它朴素中不乏生机的姿态,像极了母亲对我们的爱,它是春天最美的消息。

